冬天，老家大院的银杏树孤零零地站在灰蒙蒙的天空下，它的枝桠瘦骨嶙峋，在大地之下，它的根基正缓缓生长着。

我坐在窗前，面朝那棵光秃秃的大树，正做着老师留下的剪纸任务。我抓起剪刀和纸，刀刃在纸上粗暴地划过，剪刀一个打滑，整张剪纸从中间豁开，我盯着手里烂掉的纸片，一声不吭，狠狠地将纸揉成一团，一把甩进了垃圾桶。

这时，爷爷走了进来，望见垃圾桶中一片片的纸屑，又看了看桌上的剪刀。"瞧你，剪两下就摔剪刀。"爷爷笑着摇摇头。他慢悠悠展开被我揉皱的彩纸，用指腹抚平卷边的裂痕，爷爷将红纸对折三次，剪刀尖灵巧地钻入纸缝。不久，一张几乎完美的剪纸便诞生了。

随后，他将纸递了过来，说道: "你看，院里那棵银杏从我二十多就种下了，到现在才打门高，这么多年了，隔壁老胡家那棵枣树去年刮大风直接吹歪了，咱家这银杏硬是给扛下来了，正是因为根扎得够深。 "随后，爷爷便让我耐心地再试一次。

银杏依旧矗立在寒风中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将红纸对折，边缘对齐，指甲沿着折痕压出一道清晰的线。剪刀的刃口缓缓张开，像谨慎试探的线头，轻轻穿过针上细小的孔洞。手腕带动着刀尖，沿着画好的花纹游走，每一刀都极慢，生怕产生一点点错误。完成最后一剪时，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作品，纸张发出细微的脆响，一朵对称的木芙蓉在掌心绽放，每一片花瓣的锯齿都清晰可见。我吹去残留的纸屑，看着它在灯下投出细密的花影，忍不住用指尖轻轻描摹那些精致的镂空。我望向窗外在寒冬中的银杏，仿佛明白它多年来依旧挺立的原因。

每至金秋十月，我望向路边满地黄灿灿的叶子，总能想起老家的那棵银杏，正是因为它以它那深扎地底的根基，厚积薄发、不急不躁，才能经受住多年的风雨。